

Media Ecology and Philosophy

Research Network for
Philosophy and Technology
PhilTeching.org



媒体与技术哲学丛书

MEDIA ECOLOGIES:
MATERIALIST ENERGIES IN ART AND TECHNOCULTURE

媒介生态学

艺术与技术文化中的物质能量

[英] 马修·福勒 著

麦 颠 译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SHANGHAI INSTITUTE OF SOCIOLOGY PRESS

Medien/Technikphilosophie

Research Network for
Philosophy and Technology
Philosophy 200



媒体与技术哲学丛书

MEDIA ECOLOGIES:
MATERIALIST ENERGIES IN ART AND TECHNOLOGY

媒介生态学

艺术与技术文化中的物质能量

[英] 马修·福勒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媒介生态学：艺术与技术文化中的物质能量 / (英) 马修·福勒著；麦颠译. —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8

(媒体与技术哲学丛书)

书名原文：Media Ecologies: Materialist Energies in Art and Technoculture

ISBN 978-7-5520-2552-1

I. ①媒… II. ①马…②麦… III. ①传播媒介—研究
IV. ①G206.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280982 号

Media Ecologies: Materialist Energies in Art and Technoculture by
Matthew Fuller © 2005 Matthew Fuller First Published by MIT Press
Translated by permission. All rights reserved.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19 by Shanghai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 Press.

本书中文简体翻译版权授权由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独家出版，并限于中国大陆地区销售，未经出版者书面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发行本书的任何部分。

上海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号图字：09-2015-238

媒介生态学：艺术与技术文化中的物质能量

马修·福勒 (Matthew Fuller) 著，麦颠译

责任编辑：章斯睿

封面设计：黄婧昉

出版发行：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上海顺昌路 622 号 邮编 200025

电话总机 021-63315947 销售热线 021-53063735

http://www.sassp.org.cn E-mail: sassp@sass.org.cn

照排：南京前锦排版服务有限公司

印刷：江阴金马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787×1092 毫米 1/32 开

印张：16

插页：5

字数：164 千字

版次：2019 年 9 月第 1 版 2019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520-2552-1/G·808 定价：98.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媒体与技术哲学丛书”介绍

20世纪快速的经济以及科技发展导致了失向(Dis-orientation)。这个失向不只是失去了方向，不知何去何从，而且是如这个词字面所理解的“去东方化”：东方(orient)已不再是东方，而更像是西方的复制品，无论是商品、概念、生活方式还是梦想。中国在鸦片战争之后的文化想象被彻底改变；因为当时，中国思想或中学被视为“道”，而西方思想被视为“器”。这个笛卡儿式的取向在今天完全迷失，因为“中学”变成了“图形”而不是“背景”(如格式塔心理学意义上的)。原本被视为根基的中国思想，成为全球化科技文化的装饰品。

“背景”和“图形”的逆转标志着今天全面的失向。当下的任务并不再只是要超英赶美，而是重建中国本身的技术思想。我认为正是因为缺乏对于技术的

反思，我们在中国找不到强而有力的批判理论，只能长期由欧美进口。这并非说中国没有出现过技术思想，而是说我们没有系统性地梳理这些思想，来给予它新的力量。这是我们当前必须要做的，而不是在儒释道的理论中随便抽几句来大做文章或者强调西方有的中国也有。长期以来知识界对于技术问题并没有投入很大的关注，讨论大多围绕英美的自由主义或者欧洲当代哲学理论，这也意味着在中国发展批判技术和媒体哲学的困难。而当前的人工智能热虽然在学界掀起了很大的回响，争先恐后常识性地评论各种社会现象，但却无视西方存在了多年的技术和媒体哲学。只有以西方为对话的对象，我们才能发展出适合当代的中国技术思想。

这正是“国际哲学和技术研究网络”（www.philochina.org）在2014年成立的初衷，它希望能从技术的角度来建立中西哲学（特别是与欧洲）的对话，并且重新思考现代化，在中国发展出一种批判技术和媒体的哲学来作为对工业化、全球化以及当代哲学的反应。这个提议立即得到了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

社和多名世界知名的技术、媒体哲学家的支持。“研究网络”在未来的工作主要集中在技术与媒体哲学的翻译以及原创作品的出版，同时组织各种国际交流及讨论。

许煜

2018年夏，柏林

媒介生态学（中文版序）

当我们想要理解复杂和动态的联结的时候，生态学的问题就出现了。媒介生态学并不是当媒介简单地互相叙述时出现的，而是当它们开始在各自身上寻找兴奋、变异、激励和变化的条件。或者当过程在各种媒介之间徘徊，在不同尺度的连接中或几乎不知不觉中，在机器、身体、代码、城市、主体之间形成全部或部分的短语，它们也就出现了。媒介经历变化以求捕捉、释放和转变尚未被认识的潮流、思想和表达的漩涡。

谈论媒介生态学不是将媒介人性化或天真地将它们自然化，而是在对实验以及媒介更广泛的应用的理论化过程中去认识当中的转型；自然化当然是不正当的。这是一种直观式和系统性地鼓励相关性和测试亲和力的方法。人们扎根于世界，发现自身

与其他运动之间表现力和生成形式的部分同构性和令人吃惊的相似之处。这本书中使用的方法是比较式的，并且寻找身处以及跨越特定环境的复杂构成和动态系统思考的途径。除了比较性之外，还有一个重点是要认识到不同事物创造性的能力，如何容许它们在不同规模之间栖息以及移动。对规模/测量的关注是一种处理多变量和多标量的问题和连接的方法。这本书提出，思考一个过程或事物的特定规模的方法就是试图描述它的维度，即它所汇集在一起的世界的特定方面，而后者从而也引发它。事物或动态的每个规模和尺度都有其自己的特征或系谱，它可能与其他事物的属性相关联，例如作为一个集合，或跨越多个实例。举个例子，规模可以是字母或符号系统，语言和接口规格，抽象，芯片里头逻辑编码的约定。其中的每一个可能反过来在其他多个尺度和其他情况下增长。他们也很可能在从惯用语到人际关系到全球的范围内进行统一和推断。考虑到媒介在这样的规模下工作的趋势，以及许多数字媒介系统在规模上的特殊战略关注，即可以在无

数用户中轻松复制，希望本书能有助于认识到这种情况的特殊性。

本书中讨论的内容大多以项目为主，从广义上讲，它们都旨在超出，感知和改造或加强项目的既定约束——无论是与艺术作品相，理论命题，或技术文化的配置。媒介也克服了自己的极限，但也许是通过这种限制的反常使用，通过其他手段的共轭，例如美学上的躁动，或者本书称之为另一种媒介系统的“媒介权利意志”。这种情况与自然生态学中所发现的机会主义的普遍状态相呼应。在其中，在某特定的表达尺度所认知的，将会在被另一尺度所阅读：一本书可以被用来阅读或使用，但也可以是作为昆虫的营养。这种表达很容易激增，这是因为在这种意义上，媒介总是多样性的——那么，在媒介生态学方法中，分析的限度，增加的幅度的限制是什么？或者使用玛丽莲·史特拉泰安（Marilyn Strathern）的术语，是什么“切断了网络”？是精疲力竭或概念精确到认识在特定时刻需要进行切断？

这里的论点集中在寻找方法来表达感知学与系统

和系统化的关系。这种处理方法是通过对不同的样本和采样方法贯穿整个文本。可以说每个媒介系统都是用于转码的机器，因此它创建了自己的纹理和表现的特征。例如，第二章着眼于约翰·希利亚德的作品“相机记录它自己的条件”。用计算机黑客术语来说，人们可能会说这几乎是一场蛮力攻击（其中有数百万个符号组合被顺序地尝试）以获得摄影的“本质”，而这反过来又是关于摄影的系统化。光线和阴影分布在交叉条件的桌子上，而所谓的本质也就蒸发了。摄像机的“采样率”可在手动控制器的设置使光进入菲林格的条件的方式找到。在本书后面的网络摄像头讨论中重新阐述了这一问题。样本也成为伦敦的地下无线电台形成和运行的各种音乐的关键，但在这里，它们并没有被赋予相同的意义，而仅仅是语法或系统化的演示，它们是声音的穿透，诡异的折叠或连接，创造新的参照和兴奋的天地。系统之间结合的原则是关键。但是，展开和创造城市的节奏，虽然它们将其系统化，但也更宽松，并为其他声音加入并强化事物提供了支架。

寻找方法来询问不同的系统化如何通过分层，相互干扰和加强，来带来新的能力或者封闭它们，是一个重复的问题，它也跨越不同的知识生产。第四章中使用的模因（Memetics）是一种提议的或候选的科学方法，一种准科学，一种尚未找到其假定对象的科学。在与世界的争论中，它通过其特定系统性中具有强烈还原性和生成性来创造有趣的命题。它可以锁定世界，产生可触知的牵引力，而在其他地方，它自由漂移并且毫无意义。人们可以追踪这一系列的品质，因为它们更广泛地与感知学、哲学或技术学的方法联接。

理论命题，思想，预感，参与一个巨大的多维过程，来找出相互之间的能供性（affordance），例如细菌可能在肠道，或在热带的潮湿空气中，蔓延的铁兰属（*Tillandsia*）——附生植物或者是空中植物——可以沿着一条不起眼的街道沿着重叠的电话线路找到能供性。媒介生态学充满了这种互动的过程，这些过程也是从文化研究和 C. L. R. 詹姆斯的工作中汲取的。詹姆斯在其政治上坚持平等作为

差异化的一部分。因此，对于不同的创造性智能模式，在关键时刻或分裂点上进行操作，或者能够这样做，也会有一种敏感性，这些时刻和分裂点又被媒介所体现，放大或产生。这些条件的表达能力，例如 Manuel DeLanda 使用“位相—空间”（phase-space）一词来描述在任何特定的情况交集、情况或装置（apparatus）下可能出现的组合变化范围的程度，而 Vilém Flusser 使用装置一词来思考由特定设备所制定的存在性坐标。

因此，媒介生态学是疯狂、谵妄、沉闷、焦点和认知的煽动，并与其分离，总是闪烁般地对现象识别为一种运动和一种东西，因为两者都被理解为测量和动态。在撰写本书时，我有时会产生一种这样的感觉，就是在某种程度上这是一个有点荒谬的事情：这里编写的内容只是每个人都有的简单的想法。它们是常识所在，就像保罗·维尔诺（Paolo Virno）写的那样：每个人都知道的，可以利用的东西，但轻描淡写地、优雅地对待，它不需要一个笨拙的人用嘎吱嘎吱的键盘来解释这一些显而易见的事情。这种自我怀疑

可能就是理论生产的条件。

一个相关的问题是写作。处理媒介生态学同时是要处理理论上的写作问题，以及书写作为媒体的问题，作为书籍的媒体系统、文本传播的一部分，而写作刚需要通过该条件的美学维度来进行操作。本书所述的艺术作品和媒体项目几乎都提出了这样的要求，即将理论反思本身视为其探索的条件的一部分，以及作为媒体的一部分。这本书也属于一波试图回应 Gilles Deleuze 和 Félix Guattari 著作的英语翻译的兴奋，他们提出了似乎回应唯物主义的新颖的、游牧式的方法。这些方法和本书试图追溯的逃避和发明的感知性，感官和概念上的恐惧，喜悦和扩散产生了共鸣。

因此，如何对媒介的思考不容易脱离如何制作媒介的问题。这本书是对此的反思并呼吁扩大实验的可能性，以及它们所意味着的更广泛的政治和感知的倾向和潮流。这里讨论的每一项目都会发出转码和触发时间和经验瀑泻的信号，并且通过这样做，将它们以谦逊和旺盛的方式融入共同的、令人发狂而又愉快的

生活构成中。

马修·富勒

克罗伊登和圣奥古斯丁，2017年2月

许煜译

前 言

乔尔·斯莱顿

所有（无论是文化的还是信息的）程序化结构皆由某一确定形态组成，其在特定视角下可被分析为描述了前者的对象上有进程。发现或揭示任一复合结构中的确定形态的方法之一，是让它和另外一个复合结构发生碰撞。这是一种经过检验、行之有效的创造与革新技术。凡媒体演进之考量，都必须对此类架构的生产作出解释。

媒介是媒介是媒介。——弗里德里希·基特勒
(Friedrich Kittler)

马修·福勒所著的《媒体生态学》，一方面分析了电台、电话、摄像机、监控、计算机媒体以及网络

的确定形态。另一方面，精确地说，则是解读“标准物件文化”——一种基于对被抽象和铺层、可无限客体化媒体物件的重组式生产进行全面吸纳的文化。

这份文本所讨论的创新，是谬中出奇巧的创新。一种必然需要更准确地理解媒体物件的可变性、模因学的局限、充满修饰的语言、协议的限度与过度、数值化的后果以及媒体序级标度的性质的过程。通过举例与理论思考，马修·福勒将艺术阐述为一种无责任性所含之构成性动力——通过标准物件的语言和语境的自反特性同它们交触——的挑战，一种会生成超出它们所构成的组合体的东西的挑战。接着他进一步地说明，艺术必然会参与“对抗又插嵌”这一创新模式的产生过程。对福勒而言，创造与创新是在文化标准物件的具体性错置的外部所发生的实现过程。

“媒介生态学”这个术语很是含混。它常同时被用来指以下两种概念：一种对媒体物件的交错性拓扑学分析，即环境（environ），以及对其功能进行的描述。它也可以指依据媒体物件、装置以及系统的形式——即包括其功能的相对性质在内的模式及呈

现——而对其物质性与非物质性进行的分析处理。此外，这个术语还用来指同生态中所容之信息物件的组分结合关系相关联的意义，亦即，媒体语言的多重性。而就像马修·福勒所阐明的，媒体生态还是一种指向情境脉络中的平行历史与能供性的描述符号。在这些生态学的多重性之中，复杂性乃是主宰。非线性性的、自我组织的和换位性的系统行为，以自我再生的方式合成于媒体碰撞的相交点之中。

在补充论述曼纽尔·德兰达（Manuel De Landa）的“相空间模型”解读，吉尔·德勒兹和菲利克斯·瓜塔里（Gilles Deleuze and Félix Guattari）的机器门诗学时，马修·福勒将我们的注意力导向了由媒体维度性的多重关系所构成的铺层美学。这些是作为自我指涉结构运行的维度，这些结构以共同协作的方式生成了超出其自身的东西，并浮现于由政治、物质及美学组合的新结构当中。福勒的《媒介生态学》强调，我们需要充分意识到这些过程及其组合条件的性质。它是这样一种理解：媒体物件的个体发生能力，位于存在的特殊情境脉络的嵌式形质之外。世上无